

浅论《文心雕龙》所具备的现代学术品格

万德敬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文心雕龙》是中古时期诞生的一部文学批评巨著,但是直到一千四百年之后才成为世界“显学”。现代的学术眼光审视下,《文心雕龙》具备了学术创新、学术勇气、学术自信与学术格局四种现代学术品格,对当下的学术研究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文心雕龙》;学术创新;学术勇气;学术自信;学术格局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10(2023)03-0039-04

没有学术的现代化,就没有《文心雕龙》的经典化。《文心雕龙》写定之后,第一个读者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沈约称之“深得文理”^{[1]712},虽则如此,《文心雕龙》在刘勰身后一千余年的历史中仍然处于较为沉寂的状态。即使明清时期有杨慎、纪昀等学者对其做了相关的校订、点评工作,《文心雕龙》也仍然没有在中国的学术界掀起波澜。“借助现代教育之力,《文心雕龙》的传播及‘龙学’研究迎来高潮。由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程而衍生的《文心雕龙》课程讲义兼具学术性,不仅使《文心雕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也促进了‘龙学’研究的长足进步,最终促使了《文心雕龙》的经典定型。”^[2]其实,很多海外《文心雕龙》的译介与研究也对《文心雕龙》的经典化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心雕龙》教学与科研的深入推进,用现代学术眼光审视发现其具备非常珍贵的现代学术品格。

一、《文心雕龙》的学术创新

《文心雕龙》一书包含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刘勰在《序志》篇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新解,未足立家。”^{[3]726}这里,刘勰给自己的学术定位是“立家”,即要创新,要突破,不能在前人和别人的圈子里打转转,要让自己能够在学术史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表明他具备了强烈的创新意识。

没有资料告诉我们刘勰的创新意识缘何而起,

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推测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一,时代的风气与物极必反的规律。六朝时代文风讹滥,但“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经·泰》),事情发展到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大力提倡“原道”“征圣”“宗经”,文学批评的重担历史地落到了刘勰的肩上^[4]。第二,刘勰的血统决定着他要振兴家族,有所作为。据《梁书》载,刘勰“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1]710}。但刘勰的父亲去世得很早,家里一贫如洗,没有经济实力支持他娶妻,不得已在寺庙待了十几年。笃志好学的刘勰怀揣梦想,他要实现个人价值,也一定要振兴家族,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他在七岁的时候梦见“彩云若锦”,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又梦见了孔子。第三,刘勰自己的学术个性。六朝时代的文学批评已经注意到了作家创作的个性问题,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3]505},这种个性有的来自遗传,即“肇自血气”^{[3]506};有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同样的道理,学术研究也需要个性,刘勰的学术个性就是在清醒地认识到个体生命“形同草木之脆”之后,他要通过思辨写出一部文学批评的巨著让自己“名逾金石之坚”^{[3]725},他要“自开户牖”^{[3]310}。

《文心雕龙》的成书是一种伟大的创新实践,这主要表现在《文心雕龙》一书的体例构建方面。既有纲领,又有毛目,“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3]727}。毋庸讳言,我们是一个注

收稿日期:2023-06-26

作者简介:万德敬(1967-),男,河北青县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重感悟、注重形象思维的民族，因此，逻辑思维很不发达。在刘勰之前，同样是文学批评的学者，诸如曹丕、曹植、应玚、应贞、陆机、陆云、挚虞、李充、桓谭、刘桢等人，他们虽然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但全部是零敲碎打，故此难以产生鸿篇巨制。刘勰的学术理想与前人不同，他“钻坚求通，钩深取极”^{[3]328}，撰写了“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真可谓“望今制奇，参古定法”^{[3]521}，这种创新实践所取得的硕果是刘勰为中国乃至世界在文学批评领域贡献的瑰宝。

刘勰的创新，并非刻意求新。从古到今，为创新而创新的人是有的，但刘勰与此不同，正如他自己所言：“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3]727}刘勰不是有意唱反调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他纯粹是出于构建自己学术体系的需要。当然，他的创新也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3]727}，这些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文心雕龙》的学术勇气

《文心雕龙》的学术创新来自刘勰的学术勇气，他在《文心雕龙·宗经》篇里说：“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3]22}，在任何领域都有可能有人着一先鞭，陆机说：“怵他人之我先”（《文赋》），但刘勰告诉学界，后来的人不要害怕，虽然有许多前辈做了大量的相关的工作，但不能说他们完全占据了学术的制高点，不能说他们没有为后人留下空间，不能“怯于争锋”^{[3]694}，只要努力就会发现还有许多需要重新开垦或者从来没有开垦过的领域。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学术勇气，这是刘勰留给后人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并弘扬这种精神，惟其如此，学术研究才会充满希望和生机，否则的话就会造成学术萎缩和倒退。

当然，学术勇气绝不是蛮干，热情不能代替科学。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可能需要经常做出一些调整，刘勰在描述写作情景时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3]494}学术研究也往往这样，一开始确立一个题目、一个课题的时候，浑身充满了力量，心气很高，但在进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否定许多初衷和假想，最后的成果与当初的设想偏差很大。我们在熟悉、掌握科研的一些基本规律之后，要能够预料到在学术研究的路上会有一些绕不过去的荆棘和坎坷，会有“关键将塞”^{[3]493}局面的出现，这个时候可以迂回，也可以暂缓，但不能彻底放弃。在学术研究的初始阶段我们要有一种预见性，有了这

种预见性才能如刘勰所说：“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3]68}，一旦学术机遇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就要“趋时必果，乘机勿怯”^{[3]521}，否则就会失去本该属于自己的领域和题目。

具备了学术勇气，也绝非意味着可以透支自己身体的健康，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去投入学术研究了。学术勇气帮助我们寻找方向、开拓领域、直捣黄龙，一旦拥有了自己的学术领地就等于延长了自己的学术生命，终极目标是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但如果“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3]647}，这也不是学术研究的“素心”。最近三四年来，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里许多有勇气、有才华、有成就的学者英年早逝，令人感伤，这是学术界的损失，也是他们家庭的灾难。在一般情况下，学术成就还是与学术年寿成正比的。所以，我们在强调学术勇气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刘勰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不要“钻砺过分”^{[3]646}，要“长辔远驭，从容按节”^{[3]521}，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个体价值，更大程度地为学术界作出贡献。

毋庸讳言，刘勰的学术勇气是不彻底的，这根源在于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本身具有保守性，任何事情都要从古人那里、从经典那里去找源头、找模式、找资源，所以，刘勰反对“新”与“奇”，他对“爱奇反经”的司马迁批评得尤其厉害，今天看来，这是与现代的学术精神相违背的。试想，假如文学创作真的必须“原道”“征圣”“宗经”的话，那怎么会有后来的唐传奇？怎么会有《聊斋志异》？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我们不能苛责刘勰，他与任何一个思想家、理论家一样，有其自身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也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那个时代。在中古那个时代，刘勰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勇气还是非常大、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要把刘勰的学术勇气变成自己的力量，“师心独见，锋颖精密”^{[3]327}，多出硕果，把自己摆到学术史里面去，做出传世之作，“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3]310}。

三、《文心雕龙》的学术自信

明人曹学佺说：“彦和以子自居，末《序志》内见之。”^[5]什么是“子”呢？《文心雕龙·诸子》篇说：“博明万事为子。”^{[3]310}这就是说，只有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和深刻的学术洞察力的人才有资格称“子”。确实，刘勰拥有强烈的学术自信，他在《序志》篇里批评了前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3]726}的不足之后，表明自己要做一项“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3]726}的工

作,他撰写的《文心雕龙》“按譬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3]727}这并非大言不惭,而是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充满着感情,充满着自信。

刘勰的学术自信是建立在扎实的学术功底之上的,这种学术功底依靠两个方面来支撑,即文献学的基础和文艺学的修养。《文心雕龙》的引书颇多,涉及经、史、子、集四个门类。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阅读量,这些图书有一部分是在进入定林寺之前经眼的,本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1]710}但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接触到的图书不可能太多,因此,更多的图书应该是刘勰在进入定林寺之后遇到的,本传说他“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1]710}如众所知,佛寺在当时还具备一个图书馆的功能,刘勰就是利用这个图书馆“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3]309}。除了对文献的博识强记,刘勰还具备极高的文艺学修养,这样他才能品藻前修,才能论文叙笔。可以这样说,文献学的基础和文艺学的修养增强了刘勰的学术自信。

刘勰的学术自信还来自逻辑的力量。中国逻辑学欠发达,先秦时期墨家和名家的逻辑思维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面没有评论“墨辨”,他批评公孙龙“辞巧理拙”^{[3]309}。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深受佛教因明学的影响^[6]。因为他是正式出家的僧人,同时又是当时佛教界领袖僧佑的学术助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1]710}。我们前面虽然讲过《周易》对《文心雕龙》整体框架的影响,但五十篇文章之间的血脉贯通、上下勾连这种严密的思维显然是受佛教这种外来文明的影响。一部学术著作做得如此严密、扎实、精致,作者内心深处的自信当然会从字里行间油然而生。“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3]656},这难道不是刘勰在夫子自道吗?这里面充满着多么强烈的学术自信!

四、《文心雕龙》的学术格局

刘勰在《序志》篇里面批评了前人的几种缺陷,其中第一种“密而不周”就是学术格局的问题。没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俯瞰全局的战略性的筹划,在某一个或者几个方面阐述得再细密、再深刻也是不行的,因为这在格局上是不完整的,这是一种严重的缺陷,会制约着自身的学术向更广阔、更纵深的领域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格局就是气象,就是胸襟,要具有战略性,要视野开阔,刘勰在不同的篇章里面说“宜明大体”(《文心雕龙·封禅》)、“宜明体

要”(《文心雕龙·奏启》)、“宜撮纲要”(《文心雕龙·诸子》)、“宜宏大体”(《文心雕龙·总术》)、“务先大体”(《文心雕龙·总术》),除此之外,他还用过“纲领”(《文心雕龙·议对》)、“大端”(《文心雕龙·神思》)、“大纲”(《文心雕龙·史传》)、“经略”(《文心雕龙·附会》)这样的字眼,这些虽然都是刘勰在文章写作学上使用的概念和提出来的要求,但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是他对学术格局所做的思考。

因为有着宏伟的学术格局,刘勰才反对“偏善”(《文心雕龙·附会》),他做了两个非常形象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3]651}画师如果只盯在所画对象的毛发上面,就会把一个人的脸庞、体貌这些重要的特征画走了样;射手如果只盯在目标的某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上面,就会造成这次射击任务的失败。因此,他提出“拙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3]651},简言之,就是为了保证一个格局的完整、一个方向的正确,不必拘泥于一些小节。他在《文心雕龙·杂文》篇里说:“渊岳其心”^{[3]255},确实,刘勰的学术格局是广阔、恢弘的,《文心雕龙》研究的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这是按传统的分类来说的,如果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则有文学、语言、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等多个范畴。从历史跨度上来讲,上自黄唐,下至“皇齐”,也可以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虽然刘勰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评了司马迁,但在学术理想上,他们还是非常相似的。

刘勰学术格局的形成与他自身的目录学训练是分不开的,他在定林寺,“积十余年,遂博通经纶,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1]710}。在他所研究的对象里面,刘向、刘歆是我国历史上一流的目录学家,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中国文献学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挚虞曾任掌管国家图书典藏与编目的秘书监,诸如此类,刘勰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才能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得出一个结论,他也深深地懂得一个道理,“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3]495},这就是他处理学术格局的原则和方法。

正因为刘勰对于自己学术格局的要求极高,《文心雕龙》才能赢得后世“体大虑周”的赞誉。刘勰不仅能够进行文章批评,还能进行文章写作,“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1]712},这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自民国以迄于今,许多学术泰斗反对一辈子只搞专门研究和断代研究,提倡贯通文史哲、贯通古今,甚至在理论研究

与文学创作两个领域均有涉猎,这样学术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亮,这些都是学术格局带来的美好前景。因此,学人千万不能如刘勰批评的那样——“齷齪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3]521}

《文心雕龙》虽然具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创新、勇气、自信和格局四种学术品格,但仍然存在着学术局限。如众所知,它没有评价陶渊明和《世说新语》,没有意识到《庄子》《孟子》《史记》会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都源于《原道》《征圣》《宗经》思想有着保守的成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就是时代的局限,在刘勰的时代,疑经和疑古的思想尚未成为风尚。《文心雕龙》虽则存在以上这些瑕疵,但也无损它的崇高地位与光辉成就,它仍然是一部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

任何经典都有瑕疵,这是我们在刘勰身后一千五百年应该能够大胆表达的观点。我们在阅读经典、研究经典和审视经典的时候,如何发现它的瑕疵,这当然需要我们“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3]493},即自身拥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同时还要结合自身的人生阅历、人生感悟来与经典对话。经典是经过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

的筛选和检验才来到我们面前的,“采掇片言,莫非至宝也”^{[3]22}。它是至宝,但并非止于至善,我们对于《原道》《征圣》《宗经》的思想必须有所突破。在此化用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面的名言,我们可以说,经典不是我们研究过的文献,也不是我们正在研究的文献,而是我们不断深入研究的文献。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心雕龙》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渊薮会使得其自身焕发出更为旺盛的学术活力。

参考文献:

- [1] (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 唐萌.20世纪初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文心雕龙》经典生成[J].云南大学学报,2021,20(04):86-95.
- [3]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4] 刘凌.《文心雕龙》问世的历史必然性[J].文艺理论研究,1982(01):94-99.
- [5] 黄霖.文心雕龙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6] 刘业超.佛教因明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探论[J].长江学术,2018(03):79-88.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Modern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Wenxindiaolong*

WAN De-j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China)

Abstract: As a literary criticism masterpiece created in Middle Ages, *Wenxindiaolong* did not become a prominent subject around the world until 1400 years later. From the modern academic perspective, *Wenxindiaolong* exhibits four modern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innovation, academic courage, academic self-confidence, and academic pattern, which are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Wenxindiaolong*; academic innovation; academic courage; academic confidence; academic pattern

[责任编辑:孔令升]